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編號 D7831200

卷二

秦漢文卷之一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

天水胡纘宗總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53



秦漢文卷之二

天水胡纘宗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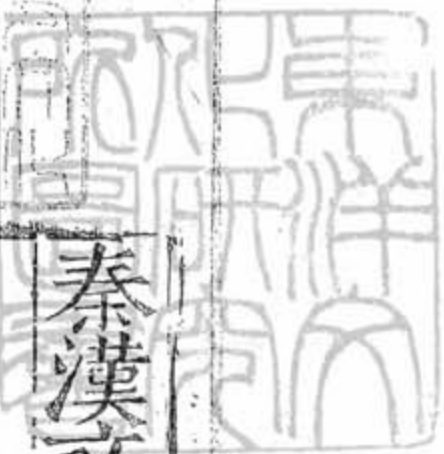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市校

樂毅

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使之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



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比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乎曆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世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

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壞削主。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之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在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墓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

國曹沫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

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曹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李斯

諫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
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
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
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
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
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蔡
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
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
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
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
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
可得也

韓非

說難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例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之說難也又非吾辯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意之難也

第也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

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口而

濫博文則多而父之順事陳意則

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
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
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
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
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
一作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

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
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
任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
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

之國也。伐之可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其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又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范睢

見秦王說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父跡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

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玉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

爲臣耻且也。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僻遠寡人恕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
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
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
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
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

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
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
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
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

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早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魏無忌號信陵君

諫魏王書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

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勇也功莫大焉而竟逐

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臯

陽亦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屬鄭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十百

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

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安陵郡秦之欲

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

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民可也夫

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

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

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隨垂都焚魏山

都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

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罫止

作監字罫在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東平須昌縣

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嘗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

而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

矣異日從之不成也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

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

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

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

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

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

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

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

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

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

趙是復爲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
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
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
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黽縣。所行
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
左蔡右。徐廣曰一無左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
懷茅。徐廣曰在修。邢丘有平臯。城堽津以臨。

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
趙。請爲天下厲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
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
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
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
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
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

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西山真氏
日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隋何

說淮南王布書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天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

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拔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陳餘

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朱戰秦君數卻二十使人讓邯邯

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
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車報曰事亡可
為者相國趙高顯國王斷今戰而勝高嫉
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
亦遺邯

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也攻

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

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

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客三歲矣所亡失已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

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

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四嚮以攻

秦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

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

秦軍汧水上大破之即使使見羽欲約羽召

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

酈食其

說齊王說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
日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
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
王說齊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
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
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
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
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
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
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
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剝而不能授攻
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
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
帝之兵非人之力矢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
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廣以為然

漢高祖

入關告諭詔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將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顏氏曰抵當也

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應氏曰按按次第堵堵也

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

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

為之一洗所謂若詩

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詔

二月三日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云云

漢王曰善於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

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赦天下令

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干今天下

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詞宗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

存之以見漢簡嚴之體云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揀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

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

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

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

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

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弼今上尊太公

曰太上皇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頭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

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者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顏氏曰重廷

尉所不能列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

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平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

之意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

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

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

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

守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愚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守自往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

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

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

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

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

議犯法相坐詔按文帝元年十月即昨十

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人

紀去吏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

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

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聽詔願見德

化之成其司

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

甚弗取其議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

章綱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

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

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

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

犯法也臣愚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云云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議振貸詔三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服曰阡音反姑孟曰阡音屋脣之脣頰曰並通為民父母將何如其

議所以振貸之顏氏曰振起也俗作具非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

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莫當受鬻者顏氏曰莫治也鬻淖察也

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也

十已上賜米人月一有肉天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三而絮三斤賜物及當稟去

米者長吏闕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齋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彫以土不用此令

日食詔

朕聞天之生民為之置君以養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日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憫下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

將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遺留也。今當餘

皆以給傳置。顏氏曰：傳，張戀反。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

后元年除妖言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吏

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

愚無知抵死顏氏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

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

月遂下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

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

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

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

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

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

備其除田之未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
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
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節行節
儉之效歟按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同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禮詔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
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

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

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

長安其少女媿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
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
意遂下令

日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

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

合一凡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

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

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刺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立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其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

無有所祈

按十二年夏詔曰蓋闡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田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用也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
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
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
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顏氏曰末謂工商之
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氏曰靡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
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
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反
奏舞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
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

諺去肉刑 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

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讀與孥同蘇林曰刑不及

妻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

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

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管具禮儀奏丞相丞相

王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

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頌繫老幼等詔二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

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

乳師未儒當鞠繫者頌繫之顏氏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枉結按

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

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闖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

眊之人也 法令稍

讞獄詔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氏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顏氏曰紅讀曰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

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

災害疆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

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氏曰牟

食苗根蟲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李氏曰姦法因法作姦也顏氏

口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減為盜二千石者與同罪

武帝

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子帝但畫衣冠章服而

民不敢犯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也日月所

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

不循化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

康之際天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毫曰

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

之德及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慎今挹婁地是也

鳥獸矣在天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

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云教通于

四海海外肅北發渠搜氏來服晉灼曰北發

慎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氏雍州在金城關之西善

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關之西善

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來服鄭

玄詩力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

晉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
不蝕星辰不索川澤不竭山不崩

龍矣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禮記曰

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聖王所以順

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

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猗歟偉

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淳曰詩

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曰猗歟那

象也言美而且大也 上叅堯舜下配三王朕

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

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賢良明於古今

覽焉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

復高年子孫詔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道民莫善

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

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

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

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為為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 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嘉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

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

路故旅耆老顏氏曰嘉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

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

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

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

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

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

地罪矣夫附下罔士者死罔士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五仁而不能進賢者

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

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

令 勸學詔壬午六月

勸學詔

蓋聞導之以禮威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也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

士顏氏曰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也太

常其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孝者益廣焉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

致千里顏氏曰蹏蹏也奔蹏謂乘之則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晉氏曰負俗謂被世議論也夫泛駕之馬踞馳

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顏氏曰泛駕泛覆也音方勇反言馬有逸氣而不循

軌轡也踞無檢局也弛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

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

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毋令民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墾於食流庸未盡還

之元回
漕三百
輔傳馬其令
郡得馬其令
水災類置長食
四年毋漕三年
邊郡受牛者勿
傷農今三輔太
賦元平元年春
者省用罷不急
未能家給朕甚
什三上許之被
輕從薄賦與民
事虛文若有其
故廷尉平等有
疾苦寃夫職者
天下幸免馬及
其步出諸給中
上詔曰朕懼百
其步出諸給中
上詔曰朕懼百
其步出諸給中
上詔曰朕懼百

宣帝

議孝武廟樂詔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
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
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
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
功德茂
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請

廟奏成

午尊孝武廟為世宗
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顏氏曰繇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

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

而存之顏氏曰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

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

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

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

一作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

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

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

下存問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

倫之

又下詔

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歲賊鬪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

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

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

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

五韋氏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元帝

議律令詔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

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

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

蠲除輕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中

知條奉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
 宣主恩山甫將明之木不訟因時
 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
 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
 有此詔徒文具而無行之實云

罷繫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
 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
 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
 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
 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

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
 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其事見後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

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

親盡宜毀及郡國廟太應古禮宜正定天

子是其議未及施耳未光四年乃下詔先

罷郡國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時制宜往者
 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
 威銷詰
 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

福四七

犯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郎丞相玄成等士十人

宜無修奏可詳見後韋玄成等議

賈山

至言

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

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鬼也山受學祛所唐涉獵書

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苦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

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

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

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

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為之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也謂後事

後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師古曰犯者則不

也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一

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

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

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

之曰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

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師古曰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

之師古曰撓屈也立旌旗不屈撓撓首女孝及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

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綠海之邊也

同道廣五十步三大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

日築令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邪徑而托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

師古曰人頌徒以久作也師古曰曠日十年也言為重役空廢

時日積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合采金石冶

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也音固被以珠玉

飾以翡翠應劭曰維曰翡翠唯曰翠臣瓚曰異物

別類非雄雌異名也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

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

葬馬服虔曰謂塊塊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

蓬顆蓬顆師古曰蓬顆家之說皆非穎謂土塊蓬顆言

蔽冢也穎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

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故天殃已加矣

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

音竹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堉瘠

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

古曰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盛也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虛曰關龍逢桀之忠

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此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占師

日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日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

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

獨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來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廷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子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

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

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誦詩諫無目之人公卿

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士傳言

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然後君

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

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

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饒鯁故為備祝以祝

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集尊

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日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

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

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

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

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

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

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

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

力也事無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

之形

之美盛德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

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

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師古曰弋繳射也

勞罷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

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

師古曰言人為怨家也

為文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

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

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禮以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

言以一王

縣石鑄鐘虞

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

萬之事

使軒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虞言

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拊飾為此獸虞音鉦

飾土築阿房之宮

師古曰飾以竹篔為之

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紮世廣德

師古曰紮古累字

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

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

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

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日反故死而號曰始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

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然音大各反

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

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

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諛曰道導導引也媮與倫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

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

流夫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

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

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

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又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上多威儀也此言文

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

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

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

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
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
念之不為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
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
金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
縷者也棺
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
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
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

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師古曰令
善也聞謂

設拜之
聞也今陛下念思祖考師古曰術
亦作述追厥功師古曰術
亦作述圖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
也休美也使天下舉賢

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
讀與欣同曰將興

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

承休德師古曰厲精
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

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

曰毆與
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
解讀曰

懈弛也
式也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

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師古

日賦給與也云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

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謂其賦後賜天下男

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

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書其皆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是以元年



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

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

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

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臣不

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

則謂夏一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持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

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

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

不媠師古曰媠狎也音息列又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

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

曰安息曰宴與讀印豫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群臣莫

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

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

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

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謂法度也

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因又言柴

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上五開章

古曰以其所馬對以為錢者亡

用器

勿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師古曰也音干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其言多激切善

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

復禁鑄錢云



卷之二

